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孟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瓊澥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年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天池探瓊澥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

孟四

諫許公之約寓於明昌塔院院乃許公議建

以補郡城良方之不足獨立中天高標雲漢

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澥潮音動天水

色澄虛又若鈞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奇觀

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

道有間陳生於寢邀予尋毘耶之金粟求蘇

公之白龍具得其真樂而忘返又數日劉參

軍遨遊西湖觀玉龍泉乃欣然命策孟夏之

十日也湖去郡西二十里許岡巒蔓衍一望

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郭三里許村園

蔬圃連絡鱗次磽磽落落疊石爲軒壁土爲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秫黍菽麥嘉蔬細粟五穀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薦門西山也迤邐

曲折漸入深林行數里蒼鬱蔽野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清流炤人可鑑毛髮心

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則臨大溪度石

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散步聞雲中

犬吠不見烟火小轉即入村墅居人環堵盡

壘石爲壁形樸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

珠瓔之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

良久一老人出修眉龐首著牛鼻襍敝衣垢

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見問之則不應儼然

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在武陵也佇

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村舍西石漸巨林益

深石岝崿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

灌注漂迴周匝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耳柳棲檳榔處處穿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西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知爲西轉也棘刺牽衣林草塞路披雲撥霧攀蘿躡磴神怡足健經過十餘里皆礪石爲壘如丸如拳如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爲隄環密如羅紋天然峭列無不中度大如丈室巖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疑其爲鬼工也登高遠望連阡徧野處處皆然異哉徘徊瞻眺隱隱出灌木未來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然寂無人聲幽深窈窕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遙見雲中華表從者指爲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平如掌色如古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鑑寶奇

形異態行行不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逶迤始知爲一石天成周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照天明鏡又若生盤池中著玻璃蓋耳不知誰爲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爲居人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大水湧涌屋宇盡沒爲湖天旱水涸石有龍形嘗大旱現夢於郡守曰吾石湖龍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往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爲常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幕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殿後有池額曰玉龍泉池孟雷上有古廟三楹即玉龍之神女像也左有龍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於方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事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嵯峨峽嶮石空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絕林

草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爲流曲折隱伏會歸
一窓且曰出前村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脚
穿田過峽從石塔山外過郡門入南渡響水
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滸矣余與參軍
湯黃二生濯足清流散髮披襟盤礴池上清
風四至毛骨清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
鑑殊不知爲炎荒瘴澥也日暮返策因循水
道望之則自源頭出谷曲折由西掠南直東
入河似與郡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
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源來
脉從南岳轉西粵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
送而南至蒼梧貴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滸
爲蓬壺轉珠崖突然涌出五指參天北向中
原爲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真天壤一大奇觀
也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豈

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衡而下脊分五嶺
山水背中國而南奔入滸故按環滸大形左
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然日本呂宋暹羅諸
島列於外瓊甸適當百粵之捍屏實滸外一
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爲瓊之祖龍

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循
龍而趨橫跨郡東而直入滸山則右奔遵西
滸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真脉盤而東
倒回顧若遊龍領下之明珠結爲郡城石山
爲首左張脣入滸爲後託小水隨之右拖長
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爲郡
案嶺後爲白水緊纏幹龍由石塔繞城西南
隅過門而左抵瀋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
內案度響水橋古從馬坡迤東北迴繞春牛
館聚東湖之迴西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

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郡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散矣許公建明昌塔於艮方以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郭會白龍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然孟夏一天造也竟不遂豈謾於人哉余

坐閣上每夜登塔望山川之氣索然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有災以山川寂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既望乃渡灘北歸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坼城陷屋宇盡塌官民露處而塔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年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并銘

瓊郡距灘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趺有泉涌粟粒粒燦然如珠汎灘眼人取而試之去

三

五

穀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斂泉溫其粟出芽如秧鍼刺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怪而異之不知所從來概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灘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探瓊灘之奇陳生於宸博雅士也謁余於明昌塔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採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撚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爲後身今於宗伯學士若有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啜之毛骨清涼如在毘耶方丈吃香積飯也陳生畜疑避席而問曰粟產於北土泉涌於南天相懸萬里且隔灘津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蓋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

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
如人血脉之注周身由生於心而養五臟外
達四肢徹於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洹髮毛
爪齒靡不充足則不克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
呼吸澗汐吞吐乾坤闢闔晝夜往來無一息
之停機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復何怪哉昔
有神僧從西域來飲曹溪水香美而甘驚曰
此吾西天寶林之水也中山大悲閣閣高百
尺像高八丈有唐異僧徧化金錢銅木在在
納於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
至今尚有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
嘗不通物未嘗不達斯實事也昔蘇長公居
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惠山相通因名惠通
泉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特有心限礙

耳竊觀瓊海地發於西北氣結於東南如人
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
則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
多材說者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於其
間余則謂不然瓊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

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照文明之象也地浮
澥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乾坤之真
氣極於斯而鍾於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文
禽名香珍奇異獸寶藏興焉百物備焉人則
仙靈文名忠臣義士往往出焉此天地之一

隅孟四如太虛之一塵造化密移昧者不覺聊通
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
哉宗伯聞說躍然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
有沈生成德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之以曉
未聞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即見於何不真坎離水火乾坤在我交姤發生有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於南物亦隨之涌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以明宗造化密移不

五言

屬聞見聊借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

含空水火週徧何不相容血脉周身自頂至趾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往不復道脉潛通若此一粟淵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脉南來可卜於斯

遊景泰寺記

粵之山川發於衡岳折庚嶺而下腰結曹溪逶迤而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粵秀粵秀之祖龍曰白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以踞白雲之腹而撫仙龍之城兩翼合抱如老

蚌含珠孤峰絕礪深林蔚鬱奇葩異卉煙雲出沒菖蒲生於石隙棖髮披於林表大澥如鏡壁立於眉間明月如珠光流於脣吻信天壤之奇觀南澥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間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以新之余居五年三年戊戌攜禪侶遊觀極爲佳勝丁未春仲奉詔還山寺僧正裔持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寶月臺記

按志郡北百五十步爲寶月臺平地突起高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始高岝深谷遷變不常今爲平湖陂也殆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西憲副陳公治郡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然而嘆曰吾今

乃知寶月之臺當平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凭倚星巖固爲郡之屏障以前逼而後脫天造斯土爲嶺表喉舌百粵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疎且漏耶故知斯臺之於郡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以終亡乎遂建議

孟西

八

於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事不日而

成華亭馮公元成以浙憲長量移茲土登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以隄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方形似失真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

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特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涼端然如淨琉璃含寶月也予辱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

前之缺畧後建閣五楹前列鐘鼓二樓蓋取

形圓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以主之始謂天人合德以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然捐

俸庀工首事始於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於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

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然遐

想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思

臺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東粵來龍遠宗衡岳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鴻湖爲端郡之祖龍挺挺雲霄蜿蜒西走列障橫

禹

九

開明堂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奇峰洞宇千態萬狀文巖錦石雲蒸霞燦拳硠片石足羅列蛛絲遊蟻點綴平川東折羚羊峽爲端

捍門左逆水上遊由黃岡而西結爲郡城按

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形察理則回龍顧祖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平
陽突起非若驪龍領下之珠乎意取明月之
珠爲世至寶故名寶月有旨哉且夫天然之
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既失罔象索
之得於重淵以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

引而伸之神以明之以爲常守惟斯舉也諸
子大夫萃美一時顧盼之間美流萬世所謂
待人而興仁智之實也豈偶然哉水有龍以
靈龍有珠以神若騎龍犄角搘領批鱗而奪
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臺翼
二刹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炤迷方
以破重昏鐘鼓交參潮音迭奏上祝聖壽下
福斯民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馮大士
之靈也若夫奠斯土以鎮華夷布慈風以翊
皇度誠萬世無窮之利奚值遊觀之美而已

於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
忽四山雲合風雨颶來波濤洶涌舟不能進
乃維以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焉於
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千重霄怪石崎嶇下
臨無地遠聽溪流泙洋洋激隙衝巖如考洪鐘
孟西
而擊鼉鼓其聲自天隱隱窿窿不知所從將
謂蛟龍之堦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
余跫然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以遊目焉
少焉風雨暫止霧斂山霽余乃摶衣跣足拽
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有神壇

焉謁荒榛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聞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然窺縣巖瞰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即名研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聞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蔬群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犇如篁如笙金石鏗鏘若和鑾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和鑾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於巖之左陟層巔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繩雙嶺若翼礪之兩垂碎石疊疊如群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有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蠻如蟻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剪雲

孟四

士

霞而散綺縠者丈石之素涕成才之土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巒峴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群峰倒影拥蘿俯視峭壁臨流淵深濶默若神龍蟠屈於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條蔭蔽其上幽潛杳渺莫辨其戶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即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即有事於此以車出水于夜施工以及亭午畧見崖際石工編篋而取之不易得也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生者於水也巖面而上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

焉高不能上乃命童子往視有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說先朝採使卒於役遂賜葬於此若使其神守焉者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清溪探巖下亂石壘疊於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若流霞散綵於水面可觀而不可挹者石之餘烈遺輝也余解衣盤礴披襟散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頽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濕髮毛悚肌粟水淺舟大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揭潺湲數群石而嬉遊焉亂石如蟻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然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然渾圓小者鉗鑿之餘盪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拔髮刮垢凝脂膾媚爍然可觀余憮然歎曰信乎

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精文物之莫上天所禁恒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網罟樵者斧斤時過懵然而不顧者以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以託身邈遠不易見知於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萼朱也余於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十數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樂也然皆剥啄崎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寶之者以其德合君子具體而微聊足以寄心且闕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廳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_出溪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遽然驚覺頓失向來之所有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烟籠雲幕群峰挿天森然若

戰彷徨躡蹠魚躍鳥迹恐尚奇者欲譚詞喪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於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昔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

舊

主

豐美足備遊觀及佛出世卜地開講堂遂選

爲精舍至今稱爲祇樹園蓋人以勝地名也

趙佗爲南潯尉選訶林以爲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從西域來愛其地勝遂乞以建梵刹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西國來就其

寺建戒壇以待聖人梁天監初西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於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法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隱約十有五年至儀

鳳初因風幡之辯脫穎而出果披荆於樹下

登壇受戒推爲人天師以符玄識自爾法幢豎於曹溪道化被於寰宇至今稱此爲根本

地然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以道勝地以人勝耶嘗聞玄奘西域

記云祇園精舍今爲荆棘之場今見訶林覺

樹猶聞鐘梵之響豈南粵靈異於西天祖道有逾於佛法耶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淺深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有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幾乎息矣惟今去我六祖大師千年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法之場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粵之梵宇百不存一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然耶

此又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事枯禪因法獲謹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於曹溪瞻覺樹於光孝訪其遺事其迹邈然而人不知僧

期年而乞食行三年而齋戒修放生舉五年

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年而教法廣信道衆蓋大運然也昔人以菩提樹下爲大師雜髮之所因建殿以奉法事其來遠矣風雨薄觸亦因時興廢今僧通維率弟子行佩輦募衆而重新之余爲清其眉宇擴其門廡使道容闊然而復章慧燈朗而不昧此又事賴人爲人因事重也然佛以六度攝有情而檀波羅蜜爲第一且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苟事相與法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散華皆爲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桷雕棟豈非淨土之資乎昔立壇植樹既有待於六祖今述

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豈無待於後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往而此來又有間矣是爲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師開山於此禪師法系載傳燈錄初與法照禪師結念佛社於湖東後皆遊五臺親見文殊事具清涼傳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剏開福絕於西鄉金蘭里興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淳熙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爲守臣錢鑿所窘暴卒殯於此因立祠歲時祀之後郡守向子忞公有惠政歲荒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於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年有福解禪師重興并新大悲寺我明宣德間

寺又廢士民建小菴於荒址地僅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幸不沒於民間也隆慶壬申郡善士綦遐等重緝其菴以僧如祿守之萬曆庚戌孝廉杜君友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曰子開福土地神也是年杜君舉鄉進士乃以夢語其親會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乘開福乃福灘禪師重建君今號馥灘豈前後身耶君宜新此以志不昧本因也杜君欣然約鄉善士劉子濂綦遐文學劉鳴鸞等併力鼎新郡司馬尹公雅重三寶力爲之主以其地久廢多沒於民間基址迫脇二祠亦湮沒無能恢復其舊經營五六年間始建佛殿三楹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至其營開福諸善士來請予往視之愍其心而嘉其志乃爲

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剛界皆有龍神護法以守之雖窮劫不泯也昔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去七佛說法處宜建梵刹時賢於長者即擗一莖於地曰建梵刹竟此其證也震旦自有佛法以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棋布雖墮荒榛其名不朽即有興之者發其幽隱如覩故物蓋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後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

立度來何莫昔日浮屠今如故度聞語遂修

吾

六

之塔內石刻果有緋衣宰相之識由是觀之開福蕪廢千有餘年而尹公與曾杜二公鳴導興復皆於佛地有大因緣非偶然者昔者無著法照發迹湖東皆遊五臺並得親見文殊予今發迹五臺役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

之日是諸人者往往來來彈指出沒會不離文殊戶利竹林寺金剛掘中前三三後三三因緣會合豈可思議哉諸善男子其戶祝尹公於其寺又將爲後之立度徵杜君馥灘之兆桑中之環益較然不爽矣予故概記其始末以告來者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今之讚歎隨喜者豈非後之護法福田功德固有不亡者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有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卯秋九月叅知馮公從武陵移鎮湖南駐節永州招予爲九疑之遊以是月晦至則見永郡山水清勝若仙都洞府未可以塵寰概視也寓瀟江之西許石上小樓坐覽江山之勝如在几席冬十月九日孝廉唐還和

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槎嶺南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霧乃拽杖從西江之岸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登小嶺望群峯崔嵬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轉而西則奇峰獨聳縣巖秀削梵宇飛甍依巖嵌石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比工明爵開山剏建寺前無餘地爲龍首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西爲觀音閣倚高巖之下則開啟昭曠衆山羅列如在眉睫下則平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颻到懷由山足入江又西轉數武爲殿一楹舊縣塑三大士爲闡提所毀其地最爲幽勝後有洞宇可坐數人又西轉穿石磴砑從隙中登陟而上紓盤數十級爲山腰平地數丈前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主

此可坐而樂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

狀不可名目如纍纍太湖堆積疊甃瓊華玉

蕊密葉敷榮亭左緣巖而上洞心駭目若披

青蓮而挹蕊珠不能細數又上有兩石如手

名合掌巖下有洞門天然透漏度門而上則

爲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

城郭鋪舒宛若圖畫求之全勝畢見無遺矣

竊謂柳司馬居永十餘年無幽不討而足不

及此何蔑如也或指此爲西山柳文有記從

染溪而西又曰特出似今日爲真珠嶺也又

或指爲群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山無仙洞

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柳不幸也柳不至

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有待於今日

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留勝蹟我輩

復登臨徜徉徐行尋柳巖而歸

宜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
尊支分四出而曹溪源根于南岳曹溪相望

千餘里諸峯綿亘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
師分流道脈寰中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

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奧故道脈
特有託焉宜章介曹衡之中治西三十里有

山名高雲祝融之孫也爲靈久矣嘉靖甲戌

居人歐陽氏淑蘭若迎沙金灝公居之擴建

梵宇以安廣衆通邑歸依爲福田資置香燈

糧八斗未幾厄於同祿灝公去隱於閩之支

提山弟子悟丹輩一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

建塔於龍首迎灝公靈骨歸藏是爲開山祖

弟子日益進十方往來於曹衡者莫不過而

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

粥需由是諸方咸稱之僧既集深山窮谷之
氓皆知有佛若僧矣第僧尚未聞有法也有
法孫性成者志求大藏經於金陵苦心一十
二年願始就萬曆己酉夏六月迺迎大藏歸

四衆歡睹若白馬自西來也菴居山頂林木

壬午

蒼鬱雲霧蒸濕慮經藏之難义法孫真桂等

議擬建閣於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

戎童公爲禮越倡導之出信疏以告四方聞

者歡悅來歸者如市工始於某年月落成於

某年月將啓法會供水陸儀以宣利濟居然

一大道場也事克成公弟子悟紹從余曹溪

乃乞余言以記之曰古德云盡十方是常寂

光土徹大地是普眼真經斯則佛土不修而

自淨經卷不展而自明雖然良由心淨而土

現眼明而法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也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非灝公之成始
諸孫之繼業檀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荆棘
而爲寶樹變沙礫而成梵宮哉法幢既豎道
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法身常住猿吟鳥噪妙
偈恒宣而水流風動居然出廣長舌與此境
中人酬唱無盡凡在見聞隨喜者如善財之
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德又奚可以一
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爲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予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靈湖馮元成先生
量移守湖南遇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
事出武陵稿予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
西有異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有疆土六
傳而至公稱六公云其先在國初以忠順發
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以文名雅歌聲詩

翩翩有凌雲氣揚用修太史大爲稱賞相傳
至玉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社清修發軼覺
路至六公則迥超前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
天性澹薄於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
以濟人利物爲懷歸心三寶刻意禪那愛接
方外法侶相與禮誦精修頽然如糞埽頭陀
尤廣檀度是皆富貴之所難能而公特爲家
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乘悲願力而影
響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
廣大將謂單棲弔影於窮山絕壑草衣木食
守枯禪而爲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
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
事以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
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
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以了悟自心廣行

孟四

二

萬行即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所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若
夫浮慕虛尚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綢繆世
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埃冥心絕域若
蓮出淤泥皭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蒂
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有迷悟之不
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資貪瞋從般若
而發者資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
貪瞋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
用異聖凡由是而分焉了心廣大則形骸不
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以達人無
累於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
之士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
術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
故也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得於此惟

孟四

主

是道路間關無大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事遠遊參訪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然即公能靜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亡洞觀法界則山河不隔將視華藏於毫端攝淨土於塵芥不動步而

悲願之應身第恨老矣不能持一鉢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眉睫間願與公結異世緣當龍華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佛子也公其無意乎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遊履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然本元具足曾不假於外也且公有土者也以山川之廣人民之衆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以精誠格物以佛事化民使家喻而戶曉人各知有佛心各知

杭之山水甲天下古聖示迹刹竿相望者如林亦域內無兩法相寺居南高峯下幽深窅眇林木蒼鬱泉石清奇蓋昔人迹罕至五代有異僧棲遁於此後遂爲道場師名性真閻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生異狀兩耳

西

主

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皞皞含哺鼓腹窮荒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華而端居極樂即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浮光泡影而爲究竟佛事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選隙八難之地定爲

獻果既而出山至錢塘隱於南高峯穎秀塢

初無水師至卓錫有泉逆流時乞食於市人皆異之小兒叢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頽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事爲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年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壽禪師正開大法師赴會徧身疥癩徑坐上座衆皆惡之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即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悔趨駕往禮曰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陀饒舌言訖坐逝王回禮壽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留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以二師事併奏聞請謚賜永明宗照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

佛說法時往往以後五百年像法已壞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我遭變化人處處爲諸

西

圭

衆生開示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法觀二師同時出現蓋可知已求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聞者靡不躍然而入其長耳者以異狀利生始終無法可說唯以慈心三昧攝化衆生以衆生生死愛爲根本而以男女爲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乏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綿遠則窮衆生界愛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是爲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堂記

金明爲嘉禾名刹其後爲范蠡湖今爲郡城滄澥桑田也寺始於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

山興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然竟未爲草草也向殿宇雖傾而僧不乏祀頃於庚子歲秋潭船公始重新佛閣未就而化禪人道顯以受業願繼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請耶溪法師講楞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有地十畝許舊爲禪堂址向爲有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弦沈汝納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資贖之嗣請玄津法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皈信者益衆後構禪堂齋寮厨庫先所闢畧者一時完足爲道場之偉觀予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法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有師表焉予往居南岳著楞嚴通議成刻之姑蘇法師適應講期見而歎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卒業以廣法施罷講歸過

孟西
金明顯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願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死生夢幻豈必於人乎觀齋志而往則有不往者存焉玄津法師耶公之適嗣實繼志而述事者予寓淨慈玄爲旦過主及予還匡山玄送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事遂命顯請玄以滿前志予因題其堂曰大定益首楞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壞然佛始坐菩提塲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以此地經五百年成住壞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爲道場至其興也以楞嚴爲始今已成以楞嚴爲終然楞嚴修證以金剛心地爲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以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爲金剛常住不壞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堂者以此心而住其說法者以此心而說

其聽法者以此心而聽即鐘鼓交參梵唄相和以及市井群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又豈有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赴沈爾侯居士齋蓋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卷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音釋

迤邐音里上音以下行貌 椰櫻音宗上音耶嵯岈音峨下音鰯
嶺音欽上音嶺音平上音平 淚音汎下音汎 窪音隆音隆
皝音昊白貌 咎將侯切 魁音民蜂良以切